新刻唐宋四大家文選評林蘇文七卷

太史　臺山　葉向高　選校

英州謝表　　蘇東坡

出處　哲宗紹聖元年全臺復言蘇軾知制誥時撰呂惠卿誥詞謗訕神宗皇帝故黜軾知英州其制云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始以帝堯之明姑試伯鯀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

罪凶義絕誅九族以猶輕威震怒行冀一州之大幸

B.H. MU CHINESE LIBRARY

驚魂方散感涕徒零伏念臣草芥賤儒岷峨名族襲先帝之素業借一第以竊名雖幼歲勤勞實學聖人之大道而終身窮薄常爲天下之罪人先帝全臣子

之何請之命人心痛

衆怒必死之中　陛下起臣于散官永棄之地恩深報蔑每憂天地之難欺福少禍多亦是古今之罕有自悲棄物猶欲覦天惟上聖纂宗廟之圖方太母聽簾帷之政招延俊乂登進老成何期章句之諛材使掌絲綸之要職凡一時黜陟進退之衆皆兩宮燭明

此是言臣在敗退御乎制

賞罰之公既在代言敢思追責苟不能敷揚上意尊

嘗

朝廷于日月之明則何以聳動四方鼓號令于雷霆

之震固當昭陳功伐直喻正邪豈臣愚敢有于私心
蓋王言不可以遥指當時之天奪其魄但謂守宮今
日之臣肆其言期于殄戮賴父母之深憫免子弟之
皆誅罪雖駭于衆聞恩終歸于内恕不獨爾生于東
市猶令尸祿于南州累歲寵榮固已太過此時寬貸
誠所宜然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域蒼顔素髮誰憐
衰暮之年恩重丘山感深骨髓此蓋伏遇 皇帝陛
下智惟天錫行自生知巍〻繼六聖之神休孜〻盡
三宫之孝養深原心迹曲示哀矜臣實何人恩常異
衆在先朝偶脫于誅戮故此日復煩于典刑頑戾若

斯生存何補臣敢不噬臍悔過吞舌知非革面三而不改之愆庶幾一有善終之望殺身莫報敢懷窮困之憂守土非輕尚效荒遐之俗備先朝露之化徒懷結草之志

視昆州更慘

量移廉州表

蘇東坡

使命遠臨初聞喪膽詔辭温眷乃迓驚魂拜望闕庭喜溢顏面否極泰至雖物理之常然昔棄今收豈罪餘之敢望伏膺知幸揮涕無從伏念臣頃以狂愚無顧譴責荷先朝之厚德寬蕭律之重誅投畀遐荒轉逃鼎鑊風波萬里顧衰病以何堪煙瘴五年賴喘息之猶在憐之者嗟其已甚嫉之者謂其太輕考圖經正繫海隅以風土疑非人世食有并日衣無禦寒凄凉一身顛躓萬狀怳若醉夢已無意于生還豈謂優容許承恩而近徙雖有僥倖實無寅緣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本生知聖由天縱舊勞于外爰知小人之依堪家多難監于先王成憲奉聖母之慈訓擇正人而與居凡有嘉謀出于睿斷憫臣以孤危寡援察臣以媢忌獲衍愆許以更新庶其改過雖天地有化育之德不能使臣之再生雖父母有鞠育之恩不能全臣于必死報期碎首言豈渝心濯去泥塗已有遭逢之便擴開雲日復覩于變之時偷生豈敢求榮處已但知緘口

徐州謝表

蘇東坡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
恩深厚撫己覥慚中謝伏念臣奮身農畝托迹書林信
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
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于爲異蓋篤信其所
聞顧慚迂濶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
而彌堅違不忘君未恐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
于至仁知臣者爲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
此意誰復見明伏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幬察孤危之易毀諒拙

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設施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謝獎諭表　　蘇東坡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勑以臣去歲脩城捍水粗免疎虞特賜獎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褒稱勞勉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中謝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疎經術既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累蒙優寄卒無異補寬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班超爲西域都護封定候超乞生還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餘年而小人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水清無察政不得下和宜寬小過擿大綱而已超去後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矣西域反亂如超所戒拙比道州之政下下皆宜陽城爲史自撫字心勞催科勞政拙考下下然乃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

四語極貼修城捍水

作盖僚吏之劬勞三板不沉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一
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璽書之榮以爲私室之寶此
盖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特遣
使以存問旣蠲免以賦調又飲食其飢寒所以録臣
之微勞盖將責臣之來效敢不躬親畚鍤益修今歲
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補絲毫

決歸之吏三
歸之天何辞

徐州賀河平表　蘇東坡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且生中謝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于將湮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

皇帝陛下至仁溥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于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

善有同頌

意及其復也盖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雖豐沛之大澤實汗酒之所鍾伊昔橫流漂孤城之若塊殆茲宁定蔚秋稼以如雲利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舒下情而作頌

蘇東坡

惠州謝表

臣軾言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守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史記須賈謝曰唯雖擢賈之髮不足以数賈之罪願公其施鞭辱）豈謂天幸得全此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解其三面舜干舞于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歷覽之馬猶或蓋帷觳觫之牛得違刀几臣敢不服

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魍魅爲隣哀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記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精神未泯空餘結草之忠

登州謝表　　蘇東坡

臣軾言伏奉誥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到任上訖者登雖上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絏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臣聞臣不密則殺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招魂魄復爲平人洗濯瑕疵盡還舊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内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

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于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
于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于治郡致茲異寵
驟及非才恭惟先帝全臣于衆怒必死之中
陛下起臣于散官永棄之地没身難報碎首爲期

四語叙迫真切

乞常州居住表　　蘇東坡

臣聞聖人之執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于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獨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昔者常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辭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

豈獨知免于縲紲亦將有望于桑榆但未瞑目終見
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
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
驚怒舉家重病一子散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
竭去汝尚遠難以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
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耻干
求于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
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于常州居住又
恐罪戾至重不可聽從便安輙叙微勞庶蒙恩貸臣
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

獲全安曾蒙朝廷降刺奬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
栿令追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
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涘之可
言冒昧自陳出于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
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旣獲
罪于天又無助于下怨讐交積罪惡橫生羣言或起
于愛憎孤忠遂陷于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
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　皇帝
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成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二樂
躋斯民于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

抱百年之未嘆悼一飽之無時貧賤交攻生死莫保雖鳧鴈飛集何足計于朝廷而犬馬蓋帷猶有求于陛下敢祈二聖少賜矜憐臣見一向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不雅辨鄭云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illegible]仲尼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illegible]埋犬也

因湖州謝表中愚不識時四句御史何中正摭其表目詆大不恭定王安石客恨公劾其不服母喪公作詩譏訕故自湖州公係獄御史臺后獄具止安置黃州謝表云

黄州謝表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勑責降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黄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臣已于今月一日到本州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濬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于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語言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

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于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
魅于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授畀磨礪之野
保全檮杌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　皇
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
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
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衆中伏惟此恩何以爲
報惟當疏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惟多
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
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日心有
亦無易

密州謝表

蘇東坡

臣軾言昨奉勅差知密州軍州事已于今年三月到任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情受命撫躬已自知于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于所期臣家世至寒性資深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刻之本論不過時皆老生常譚陳腐之說分于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 闕庭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僞欲自試于民社庶有禆于埍埃以爲公朝不廢私願橋孥上國預憂桂玉之不充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

孳勤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雖云疏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謂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念至恩益堅素守推廣忠和之一撫綏疲瘵之民冀使民之安居則爲臣之報國

衣敝緼袍未嘗有班家款段馬自以為安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蘇東坡

臣軾言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
馸駿朝廷所以旌有功周禮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二種○按史記世家白氏云絕羣馸駿　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俯僂
流汗交并謝　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帛而
自薦偶豕縉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畝畝豈謂便蕃
之錫萃于衰病之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總攬衆
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
白駒于空谷不遺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
金之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楊子云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

人亦顏之徒也

又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蘇東坡

臣軾言命服出笥榮動縉紳左驂在庭光生徒御德不稱物愧無所容中謝伏念臣衰朽無功蠢愚不學已分鵷鷺之刺敢逃負乘之譏再惟此恩何自而至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至仁廣運盛德無容躬周公之勤勞而逸于委任實老氏之慈儉而後于禮賢致此光榮下及微陋慨然攬轡敢有意于澄清束以立朝尚可言於賓客

舉統朝之策愧不能容　諫振屈原之衣期于自潔

豈曰無衣蓋獨不于安吉慨然覽亦有後有意係

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

謝宣召入院表

蘇東坡

臣奉宣聖旨召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温再命而傴（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使華天降一節以趨（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常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職親事秘號為北門學士之榮（以其常于北門候進止也）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椽曹之請（姜公輔為學士以母老賴祿而求兼京兆戶曹參軍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太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淳化中太宗賜蘇易簡書玉堂之署四字）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神宗令學士燕六尚書帶皆重金加佩魚）既厚其禮愈難其

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延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小哉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効身之不建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嘗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陸贄爲德宗翰學時號內相嘗抗疏云頃聞物議皆云翰林學士是天子私人侵敗綱紀使聖朝虧至公之体宰相有偏任之名云云

謝中書舍人表　蘇東坡

臣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敢望中謝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于事至于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譚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內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于訓詞蓋權移于胥史恬不知怪習爲故常先　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潤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逐用

明于四禁六典中書舍人其禁有四漏泄稽緩違失妄誤所以重王命也俾分領于六曹故事以中書舍人六員分押尚書六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譽楊炎爲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于除書而炎爲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誥者稱常楊云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惟伏遇　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淮南子堯時有十日並出而臣月侍邇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鑒之難逃謂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棄瑕錄舊責效將來豈敢不盡勤

素心無忘儒學之體周公領悉之詰功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南齊書中書舍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時呂文顯濬權天象因失度○唐故事中書有軍國政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書其名謂之五花判事○唐中書舍人佐宰相判事

蘇文選

七 卷十六

謝賜御書詩表 宴又賜御書詩與軾白樂天紫薇花絕句其詞曰絲綸閣下文章靜云云

蘇東坡

臣軾言蒙恩賜臣御書詩一首者玉筆上舞雲若雲天之漳寶章宸翰煥乎奎壁之文普溢心靈光生懷袖公謝賜御書詩有云淵明復拜千金賜一紙驚喬回鳳字蒼顏白髮便生光衛有驪珠三十斛藏云伏惟念臣猥緣未拔司馬遷傳主上以先人之故使臣得奉薄技出入于周衛之中又班固操未拔獲玷清流早歲數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閑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恭光武用榮為太子太傅榮以太子經學成謝歸因人而成登劉洎之床則臣豈敢唐書太宗嘗宴三品官于元武門操筆作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爭取于帝手洎御床引手得

之皆奏曰消登御床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建好辭輦今見常侍登床夫何珍賜亦

及微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

文不數于游夏書已過于鍾王心慕手追陋文皇之

曲學筆縱字大笑宋武之未工唐太宗親製王羲之傳曰詳察古今研精篆素其惟王逸少乎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宋武書素拙劉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宜以四遠顧公縱筆爲大字一字徑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河遭遇之聖朝欲以顯榮其老鏤之金石傳玩于人

天付與子孫俾輸忠于世世

唐順之曰此文典說當相公同意皆欲以無意中得之

凱評韓處是一篇議論骨子

好意好詞

上曾丞相書　蘇東坡

軾聞之將有求于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摇撼當世理不可化而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濶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

蕭洪憲曰翻案妙々

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于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衞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此相拒而不得其欣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相之急而其詞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于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嘆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于五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覲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于天下

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于其前有動于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樓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于小官而樂于恬淡方其在大學之中衣縕飯糗若將終身至于德發而不可揜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于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遠至于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悉知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于無私無私之難者難于通萬物之理故不

已見乎上未嘗令詞急加于人

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已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于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于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輙至于公相之門令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為與于此者皆有求于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敢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為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黄洪憲曰本韓文公上于襄陽書反意成文

錢谷曰按蘇文多圓惟此篇及上神宗皇帝萬言書間用方体盡封君之言須慎重莊嚴云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東坡

說出用兵利害曲折詳盡痛切處令人心腸俱痛人主見之得無動念可謂忠告善道消兵禍迂齋云說利害深切老臣諫君之體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

亦有可[illegible]言勝者則敗者可知此意[illegible]

師十萬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殆于道路者七十萬家内則府庫空虚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師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于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于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

怨叛二世破害子嬰被擒滅亡之禍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于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善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

此一反收意危親切

余有丁曰摠結數語精神一僅以勝而存一以勝而亡二說兩語照上勝字主歸結在勝者之意

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于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于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于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閔如林曰此一段凡四節然則其首尾又若一氣呵成自呼自應無些痕跡斷續

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于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横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

茅山曰中間迭按度用既而下是故字用字另得用兵之敝綿綿延延日生人主驕亢輕不之心情節詳核何其精神

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皆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于是王韶構禍于熙河章惇造釁于橫山熊本發難于渝瀘然此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于實禍勉強砥礪奮于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于安南使十

此段言所得者小所喪者大

斥惡周曰寫此一段景象最真情狀最慘令人一讀一痛

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于輸送資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于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鋭氣方盛陛下喜于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腦屠于白刃筋骨絶于餽餉流離破産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鱉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

王蔡曰譬喻痛切自是實理實事而詞調亦佳

此段言當時兵食俱缺不可用也

此段言兵後之有大患

見其號呼于挺刃之下宛轉于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彊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輭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廪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

此段即常時天意以見不可用兵

王諧禎曰人子得過父母之喻鑿鑿甚切如琢如磨

起則勝廣之形將在于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嘆至于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于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背向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于父母惟有恭順靖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于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

余有丁曰上意既盡此復稍說漢兩祖不輕用兵以致丁寧之意

此段文婉轉說莫其所言

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宫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于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于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鋭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血之盛也雖布衣之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

勇于奮發之中含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于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其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于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陶石蕢曰王安石百計聚斂只欲用兵開拓漢唐故地而神宗信用之文忠公陳其利害最爲深切使君相能聽豈至有靖康之禍乎

蕭文選　十卷主

袁黄曰本是記忠獻公相三帝內外閱其風采天下以爲安危賢十八年矣四段錦着事引証体、

閔如霖曰着段叙得妥當有諸西碑風神。

祭韓魏公文

蘇東坡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堯舜氏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書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蠶西旅公于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奠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于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于是時蕭曹魏丙二帝山陵天下悸恟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于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

以上論公道
以下叙私恩
此亦與黨之
体中巨待以
國士曰並出
公門則其知
遇深矣

三鎮偃息天下敉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存王室
房公且死征遼且卹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
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
魏文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流涕
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于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行
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誰敢改評施及不肖
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兄弟並出公門
公不責報我敢懷恩懷此涕泣實哀斯文有肉在俎
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徐少湖曰公受知歐公最深而此文頌歐公穆勸歐之情淵然而盡真不媿知遇者

此說上公當

此下凡五轉說公之係民望備矣

祭歐陽公文

蘇東坡

嗚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山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于物者蓋不可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學者至于用夷君子以為無與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

此叙其父子受知遇之恩

楊誠齋曰二煞語從韓脫胎來

于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于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志于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之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于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黃洪憲曰眞極凄惋詞極頓挫

四句便見仲純父大節

祭歐陽仲純父文　　蘇東坡

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宋無極人惟曰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人惟曰當然柰何官止于一命壽不登四十誰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于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于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于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于潁水之上去歲君來

好好

見我于國門之東攜被夜語達旦不寐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禍者凜凜乎其有似于文忠今也奄忽焉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慟乎道之難行益難其人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不懼則死及之嗚呼哀哉

祭文與可文

蘇東坡

蔣[illegible]曰長公與與可有浴沂風雩之遊而以不朽不死慰與可末文以爲何足云盡超然世界外矣

年月日從表弟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填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予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踈之乎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

一段須與可以不朽

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
安而輕乎嗚呼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
從而驚覺滿茵蓆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
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
人未必皆有此三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
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
亦何足云乎